

史
微

張爾田 著

黃曙輝

點校

史 微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史微 / (清)張爾田著. —上海:上海書店出版社,
2006. 1

ISBN 7 - 80678 - 405 - 5

I. 史... II. 張... III. 文史—研究—中國—古代
IV. K220.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067116 號

責任編輯 完顏紹元

裝幀設計 楊捷

技術編輯 丁多

史 微

張爾田 著

黃曙輝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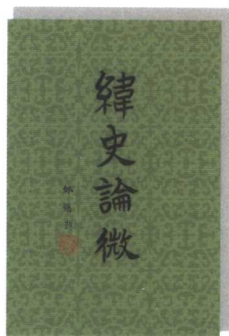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 850 × 1168mm 1/32 印張 8.375 字數 168,000

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3000

ISBN 7 - 80678 - 405 - 5/K · 73

定價: 25.00 元



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
封面设计 杨 捷
技术编辑 张 伟 群
丁 多

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
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

點校本序

先師張爾田先生(1874年—1945年)原名采田,後改今名,字孟劬,原籍浙江仁和縣(今杭州市)。中年曾出任知縣、知府、嫺熟遜清一代掌故,如數家珍。嗜經史,善爲文,尤善詩詞。民國二年(1913年),開清史館,先師受命爲纂修,清史稿中樂志八卷、刑法志中之一卷、列傳中之圖海李之芳傳一卷及后妃傳全卷,均出自孟劬師之手。後后妃傳未遭採用,孟劬師又單獨出版清代后妃傳稿二卷。

先師早歲詞章之名噪大江南北,既乃研讀經史諸子,兼及教乘,深入無間。晚參史局,專心乙部,巍然爲史學大師。

先師詔之曰:“天下學術同中有異,異中有同,六藝諸子雖異途而同歸,兩漢經師固一源而眾流,有志學者,貴能別白古人學術之異同,融會而貫通焉,使後人知所抉擇耳。”讀先師史微一書,則二千年來今古文家學之譁亦可以息也夫。先師每立一義,祇求學之當否,理之是非,故無黨同伐異之見,於諸子百家尤能分別部居,等視齊觀,不偶同,不苟異,而又不憚博辯詳說,還其廬山之本來面目。爲

古人洗冤，爲來學去惑，故能明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斐然成一家之言。六朝隋唐五季以降，實無此精心結撰之作也。

鍾翰重誦先師所著史微，書分內外篇，凡數十萬言，實成於戊申（清光緒三十四年，1908年），先槧內篇於滬，凡爲卷四，爲篇三十有八，附篇四，既殺青，先師自病多脫奪疏舛，展閱丹鉛之餘，隨時改削訂正，越一歲稿定。雖時有請鐫木者，先師亦不之許。及辛亥（清末宣統三年，1911年）春，山陰平穀君始依改訂本而覆刊之，然先師之意猶弗愜也，民國初年，閉門著書，與學子同堂講論亦不少暇。壬子（公元1912年）夏日，先師昆弟東蓀先生再爲先師之書刊之，析爲八卷，篇目皆同，而流傳扶桑，日本西京帝國大學且採爲必讀之書焉。自後先師南北轉徙，教授無定，先後從事於清史館又十餘年，然簡端塗鴉，未曾或輟，凡得劄記一百二條。先師自識曰：“此書刊於壬子，迄今十五年矣，迨暑無事，修改數處，又補注十餘事，是爲最後定本。丙寅（1926年）春後，爰將複校劄記一一寫定，都附原刊之後而重梓之，亦段（玉裁）箋戴（震）之例也。”戊寅（民國二十六年，1937年），先師貽以此書，乃先師於丁亥（民國二十七年，1938年）病中重校一過者，又舉正數事。先師生平著書，精審不自滿足，大都如是。己卯（1939年）春月，重溫一過，曾寫一記附諸書末。

鍾翰從學有年，日以問業，先師不以駑駘之資而常教之。隨侍近十年之久，先後發表的文章均經先師看過並指點刪改而成。作文上的收益自不必說，在先師的指點談論

中,使鍾翰對有清一代也獲得了進一步的認識,稍稍聞知哪些屬於通家之學,哪些屬於專門之學,哪些是我目前可做的,哪些是自己的條件目前尚不具備是無法進行的。

頃者黃曙輝同志點校史微成,即將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正式出版。不遺在遠,以鍾翰為先師晚年弟子,並囑略綴數言,以資紀念云。2005年11月吉日門人王鍾翰謹識。

序

逖堪寫定史微三禩矣，以鏤本視余，且謂子知我者，有稽商之益，序莫子宜，余不敢辭，序之曰：顓哉逖堪之竺於學也。嘗耳識家言，嬴政滅術，黑不代母，書籍散，孔不絕。此蓋嚙語，然九流道，秦堙其源，經壁出，桀者以詩禮扣豕，數百年學者睨睨然瞽瞍然相隨於途中，又況培胥靡，勝下獄，仲舒官不至丞相、御史，其儔無顯者，辟儒譁世，獨一公孫弘乃富且貴，漢之經學，抑何如五斗米於漢魏，佛於六朝隋唐之間。宋賢起，糅於儒而冶之，陰盜陽距之不暇，世拏然曰：經亡矣。吾懍夫經之亡，其殆漢始哉。輓近學人得李斯篆、汗簡奇字，哆口不能讀，懷鉛握槧，稍稍爬疏，許祭酒而止耳，鄭司農而止耳，掣經畫東京，上及麟史，蕚然魁於衆矣，尚不敢肩邵公，矧嚴顏？百氏之籍，依斷文謚正其寫官，與郵者較優絀，揭槩謂之學，可乎？不可也。君爲之躡藩柅，胡懇懇勤勤乃若是。雖然，君少溺苦於學，書蓋無弗闕，今不自揆，成此篇，震東啟明，意非無待者。一昔滄海揚塵，焚坑殘燼，挾巨壑舟，席捲而去，空山朽屋，索爲秦伏生女傳言授經不可得，狡童之歌，明夷詔之矣。堯幽囚，舜野死，吾不知誦黃虞者何世，識真不足

信哉？揚子演玄，張衡譚之，以爲漢四百，與玄符。君書走寰內，知其故者，當俟後之人，余獨據所蘊憤，於是乎書。歲在玄默困敦，東山老民德謙氏譔。

題 辭

日月麒麟鬪，乾坤鳳鳥翔。斯文留竹帛，大典在烝嘗。
冠帶朝羣后，蠻夷走八荒。憑誰遵正朔，翼翼我文王。公羊家說“春王正月”曰：“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”近儒因謂文王指孔子，^{〔1〕}雖無確據，然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”則孔子之道即文王之道也，故唐代諡我孔子爲文宣王，得其實矣。

萬古苞符史，風雷柱下開。人騎青犢去，帝殺黑龍來。
諸子中道家、墨家皆出於史，最爲大宗，而史統卒歸尼山者，蓋天意也。抱器周官缺，求書禹穴哀。茫茫瞻六合，誰是素王才？素王，空王也。孔子有德無位，垂空文以制義法，故曰素王。史記殷本紀伊尹爲湯言素王九主之事，則素王之稱古矣。

一脈傳千古，微言奠九流。文章推祭酒，仁義動諸侯。
戰代諸子爭鳴，能延我孔子學脈者，荀孟二子之功也。河洛鉤沈史，春秋考異郵。八儒分派別，齊待漢皇求。經教由漢而昌，故遺識有爲漢制作語，乃聖人至誠前知之證，非誕詞也。

手定經綸業，艱難付後王。詩書秦劫火，禮樂漢文章。石室心傳闕，蘭臺口說詳。至今過孔壁，絲竹有輝光。

洪範陳疇意，端門受命心。世家尊太史，史記孔子立世家，蓋司馬遷創例，所以尊聖也。師統定劉歆。劉歆校書，取諸子百家，賓附六藝，折衷於孔子，與史公命意正同，孔道之昌，由此數儒

也。五德傳終始，羣經列古今。沾袍無限淚，感動一沈吟。

戊申三月，述史微內外篇成，蓋六藝諸子自向歆校書後，今日始一理董也。聲之以詩，用冠簡首。

校勘記

- [1] 札記云：“近儒”改“晉儒”。先生自記云：“此登散騎常侍王愨期公羊傳注，見孔穎達尚書正義引。”

凡 例

史微之爲書也，蓋爲考鏡六藝諸子學術流別而作也。夫古今言六藝諸子者夥矣，非便詞巧說、破碎大道，即憑虛任臆、詆爲異端，蓋自漢武帝廢黜百家而先王官守之遺衰，自鄭康成混合今古文而我孔子垂世立教之微言絕。暖暖姝姝，抱一先生之言以汔於今，雖以乾嘉諸大儒考訂校讐之勤，苦志盡情，頭童齒豁，尚不識六藝諸子爲何物，真莊生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也。往與吾友孫君益蒼同譚道廣平，即苦阮氏、王氏所彙刊經解瑣屑鉅釘，無當宏旨，嗣得章實齋先生通義，服膺之，始於周秦學術之流別稍有所窺見，久之，讀太史公書，讀班孟堅書，無不迎刃而解，豁然貫通，一時之所創寤，殆若有天牖焉。爰悉取六藝諸子之存於世者，理而董之，倣劉知幾史通例，分爲內外篇，都十萬餘言。內篇爲古人洗冤，爲來學祛惑，本經立義，比次之學居多；外篇發明天人之故，政教之原，越世高談，論斷之學居多。名曰史微者，以六藝皆古史，而諸子又史之支與流裔也。

古今學術以兩漢爲一大界限。兩漢以前，爲學皆有師承，立言皆有宗旨，雖其間不無見仁見智之殊、識小識大

之別，然未有無故而云然者，學者於其不同處，正宜著眼理會，司馬遷所以貴好學深思、心知其意也。嘗見輓世解經之書，是丹而非素，入主而出奴，專以一己愛憎爲取舍，甚至一簡之內，藉口擇善而從，予奪互施，竟不知古人命誼之所在，擇善而從，聖者之事，非學者之事，不得以康成混合今古文藉口，然康成雖混合今古文，而左右采獲，實皆前人古義，故余書於其合於家法者引據極多，南北朝學說亦然。何其嚮壁虛造如是邪？余書於兩漢、周秦之學說皆不妄加掊擊，南北朝以後其例雖寬，間有商定，亦必有說。書中所有贊辨，皆據前以駁後，不敢以一己臆說輕議先儒也。後有駁余書者，亦望堅守此例可也。

劉子玄論史有三長，才也，學也，識也。竊謂爲學亦然，文章謂之才，考訂謂之學，義理謂之識，而識爲最難。夫調停兩可非識也，憑虛臆決亦非識也，識也者，謂能別白古人學術之異同，融會而貫通焉，使後人知所決擇耳。^{〔1〕}若不問古人學術異同如何，據一字一句，妄思平反成讞而間執承學者之口，此經生聚訟之習，豈有當於別識心裁哉？孟子曰：“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。”朱子曰：“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”苟能善推以求其極，則於羣籍殊方，自不致肆行曲詆矣。

考信徵乎古，覈實衷乎名。九流通例尤忌諛辭，此雖一家之言，然每立一義，四顧旁皇，先統貫全書，再參之羣書，又必古說有依據者，始敢筆之，廣業甄微，實無一句無來歷也。篇內援用成語，各隨文便，不能悉具所出，遵史、遷、尚書、國策、論語、班固、引洪範、五刑傳、七略、別錄例，至百家宗旨，刪取要用，

往往以一二語挈其綱領，以原書具在，省煩瀆也。若增減古書字句以說經，近人著書，往往藉口錯簡衍文以圓其說，不知康成注經，所謂錯衍者，皆參校衆本而知，今古本久亡，何所據哉？拘泥後世時勢以立言，此蔽宋以後書最多。凡一切考據家流蔽則去之惟恐不力，上求無負於古人，下求有益於來學，區區學鵠，實志於此，黨同伐異之譏，庶幾免夫。書中因論今文，故評及鄭、杜，專指其混合家法而言，非與古文較優劣也。

義據通深，端資羣說，此書所摭，皆取其最先者，故於隋唐以前之書，采撮略備，^[2]近代著述惟實齋先生文史通義、張皋文虞氏易消息、汪容甫述學、龔定庵文集數種而已，其餘未見之籍尚多有之，立論偶同，知不能免。劉彥和有言：“品列成文，有同乎舊談者，非雷同也，勢自不可異也；有異乎前論者，非苟異也，理自不可同也。”此真通儒之見，學者幸勿以蹈襲議之。若能取諸家異同合於鄙論者爲之細箋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，則尤鄙人所望於後世者已。

或曰：“吾子辨六藝諸子之流別備矣，亦有疑義待後儒論定者乎？”曰：有。孔安國尚書，閻、惠諸君所考皆不足以定其僞，余已言之，惟漢書稱孔氏多得佚書十六篇，而今孔序則作二十五篇，篇目亦多異同，此一疑也。^[3]左氏春秋爲舊史，徵諸兩漢古說皆無異詞，惟傳稱春秋之稱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宛而成章，非聖人，誰能修之？此聖人若指周公，則不得言修，若指孔子，則不得言聖人，孟僖子稱孔子聖人之後，太宰亦有天縱將聖之言，然曰聖後，曰將聖，究與直稱聖人有別，況丘明年輩相若者乎？雖家語等書亦有稱孔子爲聖人處，以此乃七子後學所紀，雖述當時口語，而行文例得以後明前，故不嫌也。

此二疑也。六藝之有今古文也，古文爲舊史說經之言，今文爲孔子說經之言，是固然已，余疑春秋以魯史上配六藝，故今文口說獨多。若易、書、詩、禮則今文與古文必無甚出入焉，惟考之漢代經說多不細符，此三疑也。要之，書闕有間矣，雖有折衷，無徵不信，好古之士所爲撫斷文而太息哉。並世哲匠，其無吝匡余之不逮焉。

余友元和孫君益葦以明經績學工文，與余同讀書二十餘年，余紬繹六藝百家微言，益葦則篤好專在諸子。書中宗經等篇皆益葦所說而余推衍之者，無此勝友，正未易殺青也。至整齊百家裸語，厥協六經異傳，余別有諸子學記一書，學者博通求之，則於兩漢、周秦學術之流別，可以無遺蘊矣。

學問之道，與年俱進。昔司馬遷成史記，至外孫楊惲其書始布；班固修漢書，經女弟大家續之而後成；程子著易傳，亦云需之身後；朱子注大學，至易簣猶改誠意章，古人所以矜緩殺青者，誠恐立言不慎，得罪古人其罪小，貽誤後學其禍大也。篇家發憤撰述，皆出於不得已。管子、晏子，後人所哀集；老聃、孟軻、荀卿，退老始著書；史遷云“不韋遠蜀，世傳呂覽”，是呂氏春秋雖成於相秦之日，而行世亦在晚年也。亭林先生有言“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”，亦是此意。余自戊申綴述此書，匆匆授鐫，近日覆審，有紕繆者，有語焉不詳者，亦有文筆冗蔓未經修飭者，齋居無事，刪改十之四，增注十之六，差覺完善矣，然豈敢謂一無罅漏哉？閱者幸諒其拾遺補藝之苦心，略其文而挹其玄也。

校勘記

- [1] 札記：“使後人知所決擇耳”下補注：“凡學之立也必有所見，其過也必有所蔽，大誼有統而爲術多方，講去其蔽，各還其方而不廢其法，是決擇也。”輝按：史微札記一卷一百二條，又札記補遺四條，原刊於史微之後，皆據爾田簡端手寫逐錄者，今附於每卷校勘記中，以便讀者參觀。
- [2] 札記：“采撮略備”下補注：“引書例有刪取，或憑臆記，以通假易之。佚卷晚出，寫人省略，尤須慎定。今但從其通者，校勘自有專學，不宜與篇家同科也。”
- [3] 札記：“此一疑也”下補注：“安國諸書，據王肅家語後序，頗似其子孫所爲，然亦必有所受，何晏、皇甫謐皆魏晉名流，若出肅僞，無宜妄和（輝按：‘和’疑‘加’之誤）援引，應別求顯證以實之，穿鑿單文，是乃愈焚，非治學也。”